

世界名畫名畫選



百劫紅顏

「法」莎金妮
台灣 范德

以上

世界名片名著译丛
(1)

百劫红颜

●上册●

〔法〕莎金妮·葛朋著
台湾 范德兴 译

鹭江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厦门

译 序

随着“百劫红颜小说影集”的多次上映，那位千娇百媚，为爱而奋斗的奇女子安琪莉，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所崇拜的女性偶像，重译这本小说，更为它峰回路转的情节、瑰丽的宫廷生活而神往不已。

这是一本以法国贵族生活为背景，并点缀法国各阶层之人物的小说。安琪莉从小生长在一个没落贵族世家。她从小聪慧过人，活泼好动，胆识不凡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下，居然洞悉一件政治阴谋；这件阴谋事件冥冥中竟然影响了她的一生幸福。

皮拉克伯爵是当时传说中会点石成金的富豪，照书中的说法，他可能是一位杰出科学家，用科学创造了许多财富。他多才多艺，可惜其貌不扬，无法使新婚妻子一见钟情。他很耐心地用各种方法，使安琪莉由恶感而生好感，由好感而转为欣赏，更由欣赏而萌生爱意，终而成为坚定不移的爱情；而这份爱情，更成为支持她受苦受难中的支柱。

中国人有句古谚：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印证在安琪莉的身上似乎最恰当不过了。他们伉俪情深，财富又多不胜数，以致遭人嫉妒，捏造罪名陷害皮拉克入狱，也使安琪莉象飘零的落花一般，从皇后般的生活，转堕入不幸的劫数中。

可是这位坚强的小妇人，却在逆境中一直求生存、求发展。她不畏强权，不畏饥寒，为了心中一点目标，而走上崎岖的人生。她象历经澈骨的梅花，终能散发出扑鼻的芬香。

“百劫红颜”是法国小说作家葛朋的作品。葛朋是与莎冈齐名的一位女作家，她们的小说都是以故事取胜，所不同的，一位是在自己身上找故事，一位是在别人身上找故事；再深一层的比较，葛朋的小说无论是时间、空间，都比莎冈的小说来得宽广，她带我们走进法国古典浪漫、纯情、凄怆而美艳的世界里。

葛朋创造的“安琪莉”，已经成了举世闻名的美女，它已有三十六种文字的译本，而且一直是畅销不坠，可见这本小说之受欢迎的程度。

“洛希，”安琪莉问：“为什么吉尔斯要杀害这么多的孩童呢？”

“是为了讨好魔鬼，孩子。吉尔斯想独裁当政，在他城里头到处都是锅炉煮着红色的浓汤，恐怖的蒸气弥漫了城内各角落。他需要儿童的心肝，而那些受到惊吓的母亲们都被囚禁在马奇考的角楼上，牢里堆满了尸体。”

“他要把那些尸体都吃掉吗？”安琪莉的妹妹麦德兰颤抖地问着。

“哪吃得完！”奶妈说。

她望着锅里的卤菜，不发一言。桑斯男爵的三个千金——安琪莉、麦德兰、荷登丝都等着听她讲完故事的结局。

“最可恶的是，”奶妈又说：“他把小孩拐骗到手以后，就任其啼哭，把他们一起挂在墙上，自己却躺在床上看着孩子们的惊吓引以为乐，最后他把孩子放下来，哄他们说是在跟他们开玩笑，然后给他们点心吃，正当孩子们兴头过后，便以小刀戮进他们的喉咙里。如果他捉到的是女孩子，情形就更惨了。”

“他会怎样做呢？”荷登丝问。

这时，坐在火炉边正在削烟片的老鲁辛忍不住开口了，

他生气地对奶妈说：“你这老太婆真是胡说八道，我过去打过多少仗，也没听说过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。”

奶妈洛希愤慨地说：“我胡说？显然你并非波瓦脱人。要是你到北方的南提斯去，你一定会看到那座万人诅咒的城堡，两百多年前，那儿就发生过如此恐怖的罪行，然而你竟一无所知。”

“要是大家都跟吉尔斯一样，那可好了。”

“吉尔斯做了那么多惨绝人寰的恶事，当他受审被判决以后，那些失去了子女的母亲们都披上丧服。吉尔斯是罪不可赦的凶手，而一般人却是最伟大的宽恕者。”奶妈把盘子放在餐桌上，又说：“虽然我识字不多，可是故事的真伪我尚能分辨。吉尔斯确有其人，真有其事，说不定他的鬼魂还在马奇考附近一带游荡呢！”

“人可以和鬼开玩笑吗？洛希。”安琪莉问。

“最好不要，我的宝贝，鬼并没做坏事，他们已经怀有一颗悲伤的心，为什么还要让那些可怜的灵魂增加痛苦呢？”

“在我们这座城堡附近徘徊的那个老妇人，为什么要哭泣呢？”

“天晓得，上次我在警卫室附近碰到她，她似乎不再哭泣了，也许是她在教堂向你的祖父祈祷过。”

“我曾听见她在尖塔的楼梯上走动的声音。”女佣芭妮说。

“那也许是老鼠奔窜的声音，蒙特罗的那个老妇人走路没有声音，她老伸直双臂向前摸索，大家都认为她是个瞎子。”

“我的好老太婆，你所说的全是凭空猜想，全无事实根据。”老鲁辛说：“那吉尔斯说不定是你同乡所崇拜的伟人呢！你不要吓唬这些女孩们，快点弄些吃的填饱她们的肚子吧！”

“哼！你当兵时，杀过多少的敌人，你为奥地利皇帝在德国作战时，不是杀人、放火、奸淫、掳掠全都干过吗？”

“我的好老太婆，那是战争，是军人生活的一部分。而你现在是对女孩们说故事呐！”

荷登丝、安琪莉、麦德兰三人开始吃起她们桌前的食物了，她们的哥哥冈特南一直在屋角边玩，现在他也过来，一起默默地吃着。

“鲁辛，你认识我儿子吗？他就是我们这座城堡里的主人——桑斯男爵的马车夫。”

“是的，他是个帅气的小伙子。”

“呃，那孩子的父亲在枢机主教里西留的军队里当兵，他们为了要消灭新教徒，把军队遣往罗契尔。当时我还是个少女，天天祈祷，希望能保持童贞直到结婚那天才奉献出来，可是不幸在路易第八军队过境时，到处奸淫掳掠，自此我不再是个处女了。为了纪念那次的幸，我给我儿子取名为杰恩。”

洛希说到这里，突然纵声大笑，她替自己斟了一杯白兰地，滋润她因讲话太多而发干了的喉咙。

这位奶妈的血管里流的是摩尔人的血液。她的祖先在十一世纪的时候，由阿拉伯迁移到波瓦脱，现在她是安琪莉的奶妈，虽然身处于桑斯男爵的城堡里，但她仍然眷恋着波瓦

脱的森林和草原。

安琪莉虽然仅有八岁，但她是个早熟的孩子，她美丽而又聪慧，洛希所说的失去童贞，她已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因为她有个朋友，名叫尼古拉的牧羊小孩，曾告诉她，一个男人必须要同一个女人睡觉，才能生育下一代，洛希跟她的丈夫同床过，所以就生了杰恩，这就是例子。但是安琪莉大惑不解的是洛希在谈到她失去童贞时，她语气里充满了喜悦，但也有些恐惧。

鲁辛的出身似乎较为单纯，他乡音很浓重，有人说他是瑞士人，也有人说他是德国人。十五年前，他赤足走在诺曼的道路上，最后走进蒙特罗城堡，向人要一碗牛奶喝，以后他就居留此地，做些打杂的工作，后来就替桑斯男爵送送信件，收收田租，这样一待就十五年了。如今岁数大了，也没有另谋发展的勇气。他常把从前当兵的经验，当作他谈天的主要话题。

傍晚时分，男爵夫人出现在餐厅里，她有着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孔，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裳，询问桑斯男爵的茶准备好了吗？孩子们乖不乖？她看见安琪莉趴在餐桌上睡着了，金色秀发披在餐桌上，她过去摸了摸她的脸颊说：“该是孩子们睡觉的时候了，布鲁琦，你带她们上楼去睡吧！”

布鲁琦是安琪莉的姑姑之一，她一直小姑独处，也没进修道院，自愿做侄女们的家庭教师，为了表示自己是个有用的人，她整天编织着东西。她比另一个姑姑珍妮还要唠叨。

冈特南已经到他喜欢的角楼上睡觉去了，布鲁琦唤醒了睡着的安琪莉、荷登丝以及麦德兰，由奶妈带着她们先到客厅

里。客厅里破落而凄凉，烛光照着中古时代的圆屋顶，墙上挂着几幅破烂腐朽的帷幔，这儿摆着几件不值钱的家具，那值钱的早已卖光了。

三个女孩到了客厅，先向她们的祖父道晚安，祖父坐在火炉前，身穿着灰暗的旧衣服，头戴着一顶黑色的旧呢帽，胡子则模仿亨利八世修剪成长方形，而他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根真正御赐拐杖。

三个女孩向她们祖父道过晚安，又向珍妮姑姑道晚安，然后才上楼睡觉。她们的卧室阴暗，冬季寒冷，夏天却凉爽无比。奶妈安置她们睡好，然后再替她们盖上被子，然而被子已经破了好几个洞，荷登丝把脚从洞里伸出来，逗得麦德兰吃吃地笑。

这座城堡到了夜晚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，因为一边邻近森林，一边又靠着沼泽与河流，所以夜间既可听见狼嚎，又可听见蛙鸣。

安琪莉多半的时间都在城外与附近的男孩子一起玩，虽然她穿着破旧，却掩藏不了那贵族特有的气质。

“应当把她送到修道院去。”有次布鲁琦提议。

桑斯男爵耸耸肩，他心想：他既没将长女送进修道院，又怎能将次女送进修道院呢？况且他的经济也很困窘，每年的收入总计不过四千里佛，而两个较大的儿子每年的教育费已花了他四百里佛。

安琪莉有一位男朋友，住在沼池畔，名叫范伦丁的，是一家磨坊老板的儿子。她在森林里也有个男朋友，叫尼古拉，是她家一个农工的儿子，这男孩已经成了桑斯男爵家的

牧羊童了。

她常和范伦丁一起坐船去沼池畔采些草药，卖给修道院里的僧侣。也常到森林里与尼古拉采些野草莓。

她曾对她的朋友说道：“我是侯爵夫人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她的朋友问。

“当然，因为我已和侯爵结婚了。”

她心目中的侯爵，有时是范伦丁；有时却是尼古拉，所以，大家封她一个外号，叫她“安格尔的小侯爵夫人”。

1648年初夏，又酝酿着发生战争了，虽然乡间还很平静，可是赋税却增加了，因为国王为了应付战争，得先筹备军饷。

“不管是为了战争，或为和平，钱总是不可缺少的。”国王一面说，一面在新税收法案上签了字。很多收税员被派遣出来强行征税，一些善良的农夫因缴不出税而哭着向税务人员哀求，然而他们却无动于衷，终于激起农民们的愤怒，将他们杀死，远离家乡，加入盗匪的行列。

这天傍晚，安琪莉决定要和尼古拉去抓虾子，所以她就前往他家找他。他的家位于尼犬尔森林边上的一座小农村里，这座小农村只有四户人家，尼古拉的父亲马洛特在桑斯男爵的一块荒地上，搭了几间茅屋，便与他的妻子在此生儿育女。

安琪莉一踏进尼古拉的家里，就受到马洛特的欢迎，招待她在他家吃晚餐。饭后，安琪莉就与尼古拉一起去抓虾子。他们穿过森林，到了河边，这时天色已黑了。当他们正抓虾时，安琪莉突然对尼古拉说：

“你听见什么声音没？”

“有的，好象有人在喊叫。”

“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
他们提着装虾子的竹篮，穿过树林。

“我听清楚了，”尼古拉说：“这喊叫声是从村子里传出来的。”

他们匆忙奔跑在一条布满苔藓的小路上，到了村头的几棵大树旁，尼古拉说：“你看，火！火！”

“天呐！可能是你家失火了，我们快过去看看。”

“等会儿，恐怕不只失火，可能还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他们躲在一棵大树后，现在完全看清楚了，那是强盗在逐户放火抢劫，路旁的一户农家已被放了一把火，屋子正在燃烧。马洛特拿着一把枪从屋里跑出来，可是他还来不及开枪就被一个强盗砍了一刀，昏倒在地。

安琪莉看见一个身着内衣的女人，从一间茅屋里夺门而出，她一边跑，一边哭，经过院子时，有一个男人追了上来，把她从草坪上拖了过去。

“那是波莉德。”尼古拉悄声说。

他们俩躲在树干后，眼睁睁的看着这场恐怖浩劫发生。

天亮了，火熄灭了，强盗也走了，村子里凌乱不堪。安琪莉和尼古拉在树后又躲了一会儿，才默默地出来。他们走进院子时，发现马洛特已经死了，这时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。

“那是我弟弟，”尼古拉说：“至少他还活着。”

安琪莉跟着尼古拉走进屋里，看见屋内一片狼藉，床被推翻，孩子坐在地上啼哭。尼古拉抱起他的弟弟，这时他母亲也进来了。

“我们的牛、猪以及所有的储蓄全被抢光了。”尼古拉的母亲伤心的哭泣着。

他们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，那些躲避强盗的人们都回来了，他们聚在一起谈着，在这次不幸事件中死了二人，其一是尼古拉的父亲马洛特，另一个也是企图用枪抵抗的人，其余的几个人只是受到鞭打，并不太严重，然而也有几个女人遭受了侮辱。

“我们得离开这儿，”马洛特太太说：“可能还有强盗会再来。”

“我们去森林躲躲吧！”一个农工说。

“我们还是到蒙特罗的城堡里去，那儿比较安全。”

“对，”安琪莉说：“我带你们到蒙特罗城堡去，我知道有一条捷径。”

小 秋 天

一个秋天的午后，农工们都到田里工作去了，城堡显得格外宁静。老男爵忽然听见一阵受惊吓的鸡叫犬吠声，其中还混杂着人的叫嚷声，他听得出来那是老鲁辛。

“可能是在赶乞丐，不要吓着了孩子们。”老男爵说：“最近乞丐也太多了。”

“有人要打老鲁辛！”安琪莉在外面喊叫。

男爵从刀鞘里抽出一把锈了的刀，冈特南也拿了条鞭子，他们走到廊上，看见老鲁辛手拿一支铁耙，安琪莉站在他的旁边，他们面对着一个身材欣长、面黄肌瘦的人，他显然非常愤怒，可是却尽量在镇静自己。

冈特南放下手中的鞭子，悄声地对他祖父说：“那是收税员，已经被我们赶走过好几次。”

那个收税员似乎觉得老男爵的出现，使得他的安全有了保障，于是他从袋里取出一份文件，宣称说：桑斯男爵应当付田赋税、财产税、贵族头衔税、皇家道路通行税、农产品收成税等，总计为八百七十五里佛十九苏，十一丁，理应即付。

老男爵一听，愤怒不已。

“也许你认为，一个老贵族听了收税员的胡言乱语，就

会付你现金！”

“你自己也清楚，令郎每年都照例缴税，”收税员说：“等他回来，我再来，可是我要警告你，要是他明天此刻尚未回来，我会留给他一份文件，你的城堡、家当全都会被拍卖，付清应缴的税收。”

“给我滚开，你这高利剥削的无耻之徒。”

“男爵，你知道，我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。”

“没有判决就用不着执行。”

“相信我，如果拒缴税赋，用不着判决。”他说着把帽子往脑后一推，转身走了。

当亚曼得·桑斯看完收税员留给他的那份文件后，他叹息了一声。

安琪莉以一种出于保护的关怀着她善良而沉默的父亲。日日不断的困扰加深了他额上的皱纹。他终日为了生活而忙碌，很少旅行，也不再狩猎，专心努力农事；然而他的衣着并不比他的农工更好，他深爱他的子女，为了子女他坚强地活着。

收税员把文件送来的次日，亚曼德·桑斯写了一封陈情书给国王，说明他目前的窘境，希望要求减税。首先他说明有九个子女要抚育，他的父亲是路易八世时的上校，早已退休，可是没有养老金。他本人曾服务于皇家炮兵团，年薪只有一千七百里佛，因为不足全家糊口，不得不辞职。此外他还有两个妹妹因为没有嫁妆，所以一直没人娶她们，也全靠他养活。他还有四个家仆，都是无法任事的退休老兵。他两个较大的儿子正在求学，每年花他四百里佛的教育费。他全

年收入也不过只有四千里佛，却要他付八百七十五里佛十九苏，十一丁的税，对一个要养活十九口人的他来说，实在是无法负担。

他把写好的陈情书寄给他的表哥百利尔侯爵，希望他能代他面呈国王或太后。他的陈情书寄出不久，他又有了新的烦恼，那就是他两个上大学的儿子杰希林与雷蒙特突然回来了，这使他有些高兴，但同时也觉得诧异，他说：“孩子们，暑假里你们没有回家，怎么到了初冬却回来了呢？是不是你们有几天的假期？”

“我们暑假没有回来，是因为没有路费，”雷蒙特说：“现在回家，不是我们有钱了，而是被学校赶出来的。”

大家一听都愣住了。

“我的天呀！你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？”老祖父叫道。

“我们什么错也没犯，只因有些同学的父亲太有钱，他们要我们把座位让出来。”

亚曼德男爵在屋里来回地踱着，脸上的表情非常地激动，他说：“这似乎是不可能的，要是你们能表现出自己是有用的人，他们不该无理地把你们赶走，因为你们是绅士，这点我想他们应当知道。”

“他们当然知道，我也曾依你的意思向他们说过，他们却说，回家会使我们精神愉快。他们还表示说老贵族都是些最令人不愉快的付款人。要是他们都收不到钱，就没法教拉丁文和科学两种课程了。”

老男爵伸伸懒腰说：“你们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教会学校与贵族是合而为一的，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。这

点神父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。”

预备从教会大学毕业以后当牧师的雷蒙特低着头说：

“神父告诉过我们说，上帝会选他自己要的人，也许上帝认为我们是没有用的人。”

“你错了，雷蒙特，”杰希林愤愤地说：“要是我们是没有用的人，难道那些商人、店主的儿子才有用吗？”

“不要再谈此事了，”老祖父说：“要是国王死了真是件令人痛快的事，那可就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。”

“祖父说得对！”杰希林不屑地说：“亨利四世被一个牧师刺杀也是件令人痛快的事。”

“你说错了，杰希林。”安琪莉说：“被牧师刺杀的不是亨利四世，而是亨利三世。”

晚餐后，客厅里的气氛很好，好象未曾发生过任何事似的。安琪莉怀疑她两个哥哥这样狼狈回来，是不是有辱家门，可是她既不敢问祖父，也不敢问父亲。

这时老鲁辛回来了，他一见两位少爷，显得高兴异常，便跑去拥抱他们，然而他们对这位老兵的热情却反应冷淡。

“我刚听说你们回来就赶来看你们，说实在的，你们连自己的法文都没学好，学拉丁文又有何用？现在杰希林少爷可以完成当海军的志愿了。”

“鲁辛，讲话要有个分寸。”老男爵不悦地说。大家都沉默下来，过一会儿，老祖父又说：“杰希林，你小的时候立志当海军的梦，现在都忘了吧？”

“没有忘，祖父，现在当海军似乎是我唯一的慰藉。”

“你可以选择其他任何行业，就是不能当海军。”老男

爵把拐杖重重地在地板上敲着。

“爸！”亚曼德说：“杰希林已经十六岁了，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，况且……”

“老实说，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，可是你……”
老祖父声音里有些激动。

“我知道，”亚曼德说：“我让你失望，爸！我觉得一个贵族若没有钱，他的身份地位就无法提高。”

安琪莉对他们的谈话很感兴趣。她从没见过海军，但她常去海边，她的思潮已随着记忆中白色浪花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安琪莉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，她看见一个农夫把一张揉烂了的纸条给她父亲。

“莫林管家要我去见他，我恐怕不会回来吃饭了。”亚曼德·桑斯看见他妻子戴着草帽要去菜园，经过他面前时对她这样说。

“时代真是变了，一个贵族让一个普通邻居，一个新教徒的管家随便招呼便去，大概又是骡子问题。”

男爵没话说，他的夫人摇头叹息而去。

安琪莉偷偷溜进屋里，拿了她的鞋子和外套，然后往马棚里去见她父亲。

“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”她问着，嘴角同时浮现出美丽的微笑。

他没拒绝，便把她抱起来放在马鞍上。安琪莉是她父亲最宠爱的女儿，他觉得她非常美丽，有时候还梦想着她能嫁给一位公爵呢。